

牛马年好种田，种了好田好做饭。中国人写饭菜的文章千万篇，煎炒烹炸，色香味形器，却似乎无人写做饭的声音。我爱听做饭的声音，从备料阶段就爱听，择菜，掐豆角，掰菜帮，削土豆皮，碾萝卜丝，各有妙响不同。

有一道凉菜：拍黄瓜，这个“拍”字很传神。黄瓜洗净，置于砧板，菜刀一握，不用刀刃和刀背，用的是平素不怎么用的刀面，放平，罩住目标，啪啪猛拍，黄瓜便散裂多姿，淋漓尽致。此菜原出于北方，因其粗豪简便，近年流行开来，似有拍遍全国之势。却不容易拍出，那里的“歪果仁”，用的菜刀薄而窄，铁尺一般，切个酸黄瓜还差不多。

回头说咱们的菜刀，还是立起来的时候多，嚓嚓切菜，素音可爱，沙沙片肉，聒聒可喜。有时切的东西比如豆制品，绵，软，刀锋经过，几乎无声，声音出在刀与菜板相遇时。碰上硬质的塑料菜板，刀声清脆悦耳；碰上木质菜板，尤其是那种老树截成的菜墩，则声憨厚重，别有意

## 好声音在厨房

刘齐

么，见我茫然，就扮出一副切菜状，却不甘心上演“默片”，口中于是梆梆作响，为自己配音。

打鸡蛋，搅粉面子（广东叫生粉），这要挂糊、勾芡，做比较重要的“硬菜”了，筷子与碗合作，哒哒哒哒，其声格外诱人。

架上锅，升了火，进入烹制阶段，耳朵又是一番享受。煎鱼、煎豆腐，油花闪烁，滋滋啦啦；炖鸡、煮鸭、煲汤，小火慢功，咕嘟咕嘟；高压锅焖肉，焖到一定火候，减压阀转动，嘶嘶喷气——哪一种声音都个性十足，有自己的道理。

但中国人最常听、最亲切的烹调声，应该来自家家户户炒菜爆锅的那一刹那。“刹——”的一声爆响，

油葱和葱花，或者和姜、蒜、椒，以及其他食材的混合香，便随声而至，灌满新房旧舍，大小空间。耳朵不吃独食，它跟眼睛、鼻子、舌头有福同享，信息共用。

西方人不炒菜，家中不备弧形底的中式炒锅，故难以听见我们精彩的爆锅声（也难遇不太精彩的油烟机）。中国大厨炒菜时抖腕，颠勺，菜在勺中翻个，大火苗子呼的一声燎上来，铁锅敲得叭叭响，这一套奇异的组合之音，老外更是无缘享用。如此振作炊具，烹饪界有个俏皮说法：“叫勺”。“叫”字用到此处，给人的感觉兴冲冲的，亮堂堂的。这个勺之叫，是谁人叫，叫谁人？是菜品——亦即作品生产的助兴、诞生的预告，还是作品已然问世，敦请人们快来欣赏的呼唤？有些师傅喜活活，他们的“叫勺”，甚至能“叫”出“大大以大大”的节奏，简直就是打击乐的境界了。

厨间还有一种声音，特别好听，富于节奏感，那就是北方人当剁饺子馅儿的动静。近年机器加工的冻饺子和现成馅料多了起来，但许多人还是坚持自己剁馅儿，认为这样更讲究，也更有气氛。

跟剁馅儿相关，东北民间有个故事，说的是一户人家，好心肠，每次包饺子，都给邻居刘二爷，一个穷苦的孤老头儿，送一盘过去。某日他家当就当又剁了馅儿，刘二爷寻思，咱不能干呆着，得做



迎春曲 (中国画) 肖复兴

点儿准备，就剥了几瓣蒜，沾着面粉。

中华民族是爱吃馅儿的民族，天南地北，处处可闻剁馅儿之声。无论是剁饺子馅儿、包子馅儿、馄饨馅儿、馅饼馅儿、茄盒馅儿、藕夹馅儿、汤圆馅儿，还是其他什么馅儿，发出音来都是当当当当，均匀美妙，充满乐趣。那是中国人要过节、要团聚、要美美吃上一顿的信号，是年气、喜气、天伦之气的重要构成。

天下有一万种美好的声音，其中，做饭的声音应该排得很靠前。

做饭的声音，是劳作的声音，创造的声音，含着悬念，含着情感，比吃饭的声音丰富，有魅力。

这本薄薄的集子，大多是近几年发表的，也有几篇没有发表过。形式各种各样，都是读史心得。书名：《昨日明月照今心》。

程念祺

以下，容我为这个书名，作一注脚。

1973年从插队的地方回家，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，父亲就教我读《左传》。那都是我小时候在小人书上看过的，故事已经知道，读起来并不困难。第一篇，讲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读完后，要写一篇读后感，这就有点犯难。想了一想，就从“君之宠弟”这个角度写。写什么呢？写父母溺爱放纵自己的孩子，适足以害之。但不知怎么，写着写着，就跑题了，写到“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言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难之矣”上去了。

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，因为受母亲姜氏宠爱，与母亲合谋篡权；庄公对自己的这个弟弟，一直欲擒故纵，多所放任；郑庄公用心如此，公叔段阴谋造反失败，除了逃命，也没有别的路了。古人的微言大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而我的读后感，现在看来，难免“阴谋论”之嫌。父亲让我改了，而且，从此再也不要我写什么读后感。

读史，自会引起读史者联想。少时，这种联想，或流于肤浅、牵强。至今想起来，甚至觉得可笑。但读之既久，深入下去，便会有真正的启发，使人豁然开朗。所以，好的史书，隔一段时间，总要拿出来翻翻的。这样翻书，就好像是我的“昨日明月”，随时照耀着我。我的名字中，有一个“念”字，拆开来就是“今心”，过去曾用作笔名，现在则成了我的微信名。

历史，就是我的昨日明月。

过年，曾让岁月沧桑的成年、老年人，尤其是当家人心事沉重。“坐久灯烬落，起看北斗斜。明年岂无年，心事恐蹉跎。”

记忆中，儿时的父母，就是煨在灶门口柴火旁，絮絮夜语，守望残年。那冒着轻烟的柴火，通常是老树苑，乡下人谓“茆壳”，钻进大地深处的草根，须节，瘦瘦瘪瘪，沧桑艰辛的写意，奉献付出的联想，经久耐燃，在化成柴灰前，将最后的温暖留给人间。

家父曾读私塾，是乡村少有的识文墨，精会算者，除犁耙种田的农耕活计，还擅制瓦烧窑手工艺，但到过年却无“窗下老儒衣露肘，挑灯自琢一年诗”，而是煨着灶门口的柴火，愁眉不展，叹息连连。

那些年，因水患，我家不得不

从小河之东的山脚下，迁建至小河之西的田垅小村庄。还逢连年喜丧：祖母相继辞世，大哥成婚，大姐出嫁。除夕守岁，父母彻夜絮谈，理的是家务债，唠的是亲友难，念的是儿女经，叹的是日子难，比如东家的债，如何还，何时还，西家的情先欠着，得登门去再诚谢，等等。一字不识的家母，大字墨墨黑，小字识不得，却有超常心智记性，往往会弥补家父淡墨粗笔记载的零零散散人情债。“如何说得农家苦，雨笠风蓑过一生”。

我的父辈，至今念来热泪盈眶的父辈！

过年时，家父会摩挲刚刚到

## 农家新年

吴志昆

拜，始于远古的西周，至宋时，已有对牛的祭祀。清乾隆年间有位从朝廷钦天监致仕还乡的懂历法专家，在古之春牛图上加印农历的日历，连带每年的天干地支与宜或忌日，形成上图下文的农家历书。每年立春前，家乡总有来自湖湘一带的老者，敲着一面小锣，唱着曲儿，走村串户地送售《春牛图》，乡人谓“报春”。在文字信息特别稀罕、识字更为稀罕的前现代乡间，家父凭一纸《春牛图》摩画一年的农事。即使是后来的集体劳作，一位堂叔任生产队长，但

过年总是给人带来喜气，到处一派喜庆的样子。此时的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千家万户传出欢歌笑语。人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洗净往日的尘埃，迎来新的生机。高挂的红色灯笼、张贴的红色春联，红红的一片。这浓浓的年味，总是渲染着永不退色的新年。

小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过年，因为春节里除了饱餐美味佳肴，收取压岁钱外，还可以穿新衣服。新年里穿上了新衣服，才有了新年的感觉和样子，才有了一种节日的仪式感。多姿多彩的春节新衣，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得更浓烈、更美好。在中国的传统中，过新年穿新衣的历史由来已久，它和舞龙、舞狮、锣鼓打鼓、贴春联、挂灯笼一样，是节日喜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它寓意着消灾祈福，辞旧迎新，是吉祥的象征。

在我小时候每年临近春节时，疼爱我的外婆总是早早地为我准备好过年穿的新衣服。那时家里没有缝纫机，我的漂亮的新衣服都是她老人家带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制成的。记得后来外婆年纪大了行走不方便，就让妈妈陪我去扯花布。可那时候穿惯了蓝布衫的母亲一再不赞同我选的布料。外婆看到我快快不快地空着手回到家时，她让我描述我选的花布，听完后她掏出自己的钱给我说：去买回来吧。我高兴地飞奔出去，扯回了布料。外婆看着淡紫和嫩绿色交织的布料说：挺好的呀。马上给布“落了水”，晾干裁剪后便缝制起来。我兴奋地坐在外婆边上，勤快地帮她穿针眼，外婆还教会了我打盘扣。仅用了一个晚上的一件淡雅的、裁剪合身的棉罩衫就做好了。

大年初一，等到黎明来临，我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新衣服，对着镜子照了又照。吃完早饭就趴在窗台上盼望着给外婆拜年的亲戚们早点来。当他们见到我时说：“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”我就害羞地把目光转向外婆，但心里美滋滋的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时间悄悄在指缝间溜走，岁月沉淀，外婆走了，妈妈老了，一转身便是个光阴的故事。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，人们的生活也越发丰富多彩，商店里漂亮的服饰琳琅满目，我用不着像外婆那样再用手工缝制衣服了。春节前夕，我会给孩子添置一些新衣服，也会给母亲准备过年的新衣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观念日新月异，那些记忆中的灰色地带也会被阳光温暖，妈妈也不再坚持穿蓝灰色的外套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童年生活由于前辈的爱而变得美好；每个人也都有年老的一天，年老的时候由于子女的爱而充满温情。

如今，社会进步经济繁荣，人们已经不用等到过年才穿新衣服了，但对于新年穿新衣，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从来都不曾忘记。即使老年来临，我们仍能由于许多生动鲜活记忆，对过年如同儿时般地欢欣和期盼。

何时浸早、中、晚种谷，何时开镰收割这几季稻禾，他都要请益吾家父。“山翁莫道浑无用，解与明时说太平”。农耕社会里，年长的耆老即是村社的乡魂，家父担当了一辈子。

从除夕到大年初五，父亲都要去厅堂和大门口，高举过顶陈列酒饭饗肴的木案，向祖宗，向天地，向所有的神仙鬼怪一一致礼，这不仅仅是一天的结束，新的一年一天的期望，更是一年的结束，新年的祈祷。

几十年世事过往，农家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，早已今非昔比，但那过年情状况况犹在我所存的记忆里，父辈传承的那种敬神如在的虔诚，唯谨谨慎的静心，那份盘点岁月人情世故憧憬来日希冀企盼，自小就无声地融入了我的精神血脉。

卡夫卡曾叹：人们的根从土里拔出来了，却还在谈论故乡和回归。今年初，法国通过了一项法令，即对“感官遗产”的保护。简约地说，比如乡村公鸡的晨起打鸣夜间蛐蛐吟唱，甚至野外草地上牛粪的清香，都列入了文化保护并传承的范畴。

而华夏民族，古老久远，数千年文化不曾断流过的诸如除夕、春节这种感时变迁、祈年美好、珍惜岁月片断、安妥奔波灵魂的方式，似更应该有形或无形地存续传承下去！

致春节问候！

节日宅家，或许可以尝尝美食带舌尖旅行。

## 昨日明月照今心

程念祺

序跋 精粹

取这个题目，是受“两地书”一语的启发。本文所指两地，一地是上海，另一地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。至于锅嘛，就是普通的炒菜锅。只是在春节里掌勺的，分别是相距遥远，彼此根本沾不到对方炒菜锅边的我妻子和在西班牙留学的儿子。众所周知，“两地书”以文字为载体，藉以传递出书者想要表达的信息或情感。“两地锅”亦然，虽然它无法煮字寄情传意，但以锅里特定的食材和菜肴或食品为载体，同样可以传达出烹饪者的某种信息和内心情感。这就要说到儿子赴欧洲留学多年，每逢春节，我和妻子对儿子胜乎平时的牵肠挂肚，以及此时此刻儿子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上海和亲人魂牵梦萦的思念。

儿子留学西班牙的最初几

年，一则由于时差原因，再则怕影响他的学业和生活，我和妻子基本上每星期和他视频交流一次。春节时，儿子考虑到寒假时间过紧，或忙于其他事情，都没能回国和我们团聚，更别说一起吃顿年夜饭了。即使后来他两年回国一次和我们相聚，也都是在暑假期间，都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所以每当新春浓浓的年味气息扑面而来时，我和妻子思念儿子，以及儿子想念家乡亲人，都再自然不过。而在关切的具体内容中，当然离不开一个吃字——此时我和妻子更关心儿子都为自己准备了些什么过年食品。儿子留学前不会做菜，出国后，在他母亲间或的视频指导和他通过网上自学，学会了不少。由于他

## 上海马德里“两地锅”

陆其国

有儿子的创意：常常在热气腾腾的菜品出锅时，儿子还会不无小小得意地在视频里让我们一起“分享”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儿子如今还学会了做各种家乡点心。提起这一点，儿子说同在西班牙留学的女朋友对他的指导可谓功不可没。因为欧洲很多住房都带有烤箱，所以在面点

制作方面增加了很多的可能性。中秋节那天，儿子和女友一起烤了好几炉月饼送给中外同学分享，也于不经意间传播了中国饮食文化。如今这些点心差不多已成为儿子在春节里的“保留食品”。印象中出自他那只锅中的新鲜点心就有生煎包、小笼包、煎饺、春卷、韭菜盒子……这些家乡点心满溢着浓烈的中国年饮食文化的元素，也溢出儿子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思乡情、思亲情。

记得是前年春节吧，儿子隔着视频说：“等我毕业后回来，会让你们品尝我做的美食”。那年儿子已本科毕业，正在读研究生。于是我和妻子便翘盼着他回国团聚。始料不及的是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影响了他的行程。尤其是

去年夏天他硕士毕业后，本可学成归来一家人团聚的，不料一波严重疫情袭来，再一次中断了他的回国计划，也再一次稍延了我们和儿子期盼着的今年相约的年夜饭。好在我们还能通过视频，“分享”“两地锅”里的春节美食，如妻子出锅的春节菜肴就有清蒸鲈鱼、炒素什锦、糖醋小排骨、土豆咖喱牛肉汤，简单有风味，都是儿子在家时的最爱。在我们眼中，“两地锅”中的菜肴见了就如同“吃了”了；“吃了”就如同“团圆”了。于是，我和妻子与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同时端起“两地锅”作碰杯状“碰锅”，互致春节问候！

## 十日谈

我家年菜 责编：徐婉青

夜光杯